



陳繁昌教授，香港科技大學校長。出身筲箕灣阿公岩，獲獎學金遠赴美國加州理工學院修讀本科及碩士課程，並在史丹福大學攻讀博士，並任職於史丹福大學。留美四十年，歷任耶魯大學及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（UCLA）教授、美國國家科學基金助理署長、陳教授大半生尋找教研夢，對教育、科技發展、培育年輕一代亦有獨到見解。

近

年世界各地有關國際大學排名的媒體報道（如英國《獨立報》）都以大字標題「亞洲大學崛起」、「東方冒起」云云，愈來愈多亞洲大學在不同的排名榜上屢創高峰——上年QS世界大學排名，中國有九間頂尖大學躍升；香港有三間大學更躋身全球五十強，科大當然佔一席位；日本及韓國亦各有十多間大學打入五百強，大部分排名亦有所進步；新加坡則一如以往，名列前茅。為何亞洲突然迎頭趕上？

從前，很多人認為大學由教會所辦，只有社會上的精英才能進入的學術殿堂。及至十九至二十世紀，亞洲不同地區紛紛建立大學，為自己的國家或地區發展籌建人才庫，因為大家都知道國家要自強，必先要讓人民受教育以應對挑戰。然而，當時的亞洲國家（日本除外）普遍還是相對落後，社會與經濟發展不及西方國家，全球重心側重西方，國際教育黃金標準也是由西方國家訂定。

二十一世紀多得全球化，東西方天秤漸漸變得平衡。日新月異的科技發展讓人類突破地域界限，享受互動，信息更為流通，也令這個世界更具競爭、更具活力。作為教育工作者，我們更要與時並進。許多亞洲國家的經濟發展錄得前所未有的增長，漸獲全球注視，亞洲社會由以往的勞動型轉為知識型。亦因如此，中產階級的比例不斷上升，對教育及生活的需求如是，亞洲的大學必須與瞬息萬變的社會接軌，才能培育有國際視野的人才去推動社會經濟發展，愈來愈多亞洲地區加大投資高等教育的力度。政界領袖期望大學不只促進知識轉移，

亞洲大學崛起

還能培養畢業生自立門戶。中國就是其中一例，致力推動創新，預計研究開支將於二〇二〇年前超越美國，當中大部分都屬大學研究。有賴政策配合及充裕資金投入，亞洲大學今日得以全盛發展。

崛起的同時難免會有挑戰，今時今日地域界限已不再是障礙，加上經濟條件好了，教授與學生能自由選擇到世界任何角落去升學或實踐志趣，這可是把雙面刃，延攬教授及招生的確較從前容易，但留住人才的力度亦要相對加大。另一大挑戰就是如何能在走上坡的時候屹立不倒，曾經光輝的國際品牌如諾基亞、柯達，甚至雅虎，也敵不過時代洪流，這些品牌故事提示我們「逆水行舟，不進則退」的道理。有人說我們正見證着第四次工業革命——一場突破速度

沒有歷史先例、顛覆着每個國家每個行業的數碼革命。要在這場革命站穩，我們這群教育工作者就得擔當領軍，以身作則突破框框，靈活應對變遷，擁抱創新科技，不僅要傳授科技予學生，我們還要將科技融入教學。有些新興企業已採用嶄新教育模式，利用創新科技去培養人才，為的不僅是要與傳統大學一較高下，更甚的是要取代大學！

一直以來，我們都教導學生要追求理想，是時候到我們高等教育界身體力行去實踐教育理想了，我相信我們將共同見證亞洲大學的黃金時代。囑

